



在太原迎泽区庙前街道，大关帝庙西南一隅，藏着一条百余米长的老街——傅家巷。街巷呈东西走向，东接庙前街，西连通都司街，闹市围合之间，烟火常年不息。

前些日子，我专程走进这条小巷踏古寻踪，立于街巷之中，抚今追昔，心中万千感慨。这条寻常巷陌，藏着滋养傅山风骨的家风源头。斯人远去，古院不复，可每当驻足于此，触摸并州老城鲜活的烟火，对先贤的敬仰，便愈发厚重深沉。

民间流传一句精妙评语，道尽傅山一生的追求：“字不如诗，诗不如画，画不如医，医不如学，学不如人。”世人皆知傅山博学通达，贯通哲学、儒学、书画、金石、医学、考据诸多门类，是三晋大地百年难遇的通才。可驻足傅家巷静静思索便懂得，先生所有斐然成就，根基不在于天赋才情，而在于端正坦荡的立身之道。做人，才是傅山穷尽一生钻研的最高学问。

如今的傅家巷商铺林立，餐馆沿街排布，市井气息浓郁。岁月更迭，旧城改造重塑街巷面貌，曾经众人口中的傅家旧院，也就是巷内三号、四号院落早已消失，两栋高层居民楼拔地而起，数百户居民安居在此。夕阳斜垂，余晖铺满街巷，几位白发老人坐在石凳闲谈，他们都是从傅家巷、南海街、西海街、庙前街迁出的原住民，见证这条小巷数十年的变迁。老人们娓娓说起旧事：旧时巷子东口立有木质牌坊，镌刻“版筑旧裔”；西口两座石坊“三凤坊”“青云接武”静静伫立，只是上世纪50年代牌坊损毁，1992年旧城改造，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老式院落彻底拆除，只留下巷名代代相传。

闲谈之时，一个疑问萦绕心头。这条街巷院落众多，并非只有傅氏宅院，史料明确记载，傅家巷定名之时，傅山尚未出世。街巷之名，既不是因为傅山后来的盛名，也不是因为巷内聚居大量傅姓人家，背后另有一段浸润民心的往事。

追溯源流，巷名缘起傅山的曾祖父傅朝宣。傅朝宣身为宁化府仪宾，择址此地营建宅邸，傅氏一族自此定居巷内。傅朝宣三子傅霖、傅震、傅需接连考取功名，时人誉称“河东三凤”。傅山的祖父傅霖，明嘉靖年间高中进士，辗转多地为官，辞官归乡之后心怀乡邻。翻阅明万历《太原府志》，文字记录下他的义举：明万历乙酉年（1585）并州遭遇大灾荒，傅霖开设粥棚百日，耗费米粮四百斛，接济周边贫寒士子；辛丑年（1601）再度大饥，他又在巷东畔小弥陀寺安置流民，搭建暖棚收容无家可归者，为亡故百姓置办棺木，施粥从寒冬持续到来年收成之时。

接连数次灾年，傅霖倾尽财力救助邻里，仁善之举深入人心。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，感念傅氏世代积德，便将这条街巷称作傅家巷。朴素的命名，没有显赫功名的标榜，仅仅是百姓发自内心的敬重。优良家风代代延续，幼小的傅山自小耳闻目染，宽厚向善、重义守节的种子，早早扎根心底。

并州人冬日爱品尝清和元的头脑，这份药膳，联结着傅山侍母尽孝的故事。母亲年迈，傅山潜心调配八珍汤奉养，其孝行流传至今。27岁时，发妻张静君早早离世，彼时正值盛年、才华出众的傅山，选择终身不再续娶，一往情深令人动容。恩师袁继咸蒙冤入狱，他徒步千里赶赴京城伏阙论冤，奔走七八个月，终于为老师洗清冤屈，他不畏强权的侠义肝胆，震撼世人。

妻子离世之后，傅山将心底柔情化作济世力量，深耕医学，尤其钻研妇科。行医之时优先体恤贫苦百姓，秉持先做良人、再做良医的信条。学术上，他主张谦逊务实；书法理论中，“作字先作人”“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”的箴言，穿越数百年依旧启迪后人。他看淡功名名利禄，坚守内心气节，将德行摆在才艺之上。

很多人会产生误解，以为傅山自幼长于傅家巷。史实并非如此，傅山出生地为阳曲西村，后来布政使王显敬钦佩他的风骨，出资购置巷内宅院赠予先生，傅山才在此居住生活。短短巷陌，见证他伏案著书、问诊行医的岁月，成为他隐居并州老城的一处栖身之地。比起宏大的纪念馆，这条被烟火包裹的小巷，更能让人读懂：所有惊世才华，永远建立在高尚人格之上。

晚风漫过街巷，车流人声缓缓起伏。古院牌坊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，但是傅氏先祖积善传家的品德、傅山独立不屈的风骨，从未远去。游走并州众多古迹，各有动人风景，可唯有站在傅家巷，看着寻常百姓安居乐业，方能真切体会先贤文化如何融入市井烟火。我们仰慕傅山，欣赏他的诗文书画、敬佩他的精湛医术，最值得传承学习的，永远是他正直坦荡、心怀苍生的人格。

夜色将至，告别傅家巷，缓步离去。恍惚之间，仿佛看见布衣素衫的傅山，自岁月深处徐徐走来。三晋文脉绵延不息，先贤风骨永远留在并州大地，留在这条寻常小巷之中。



东山忆旧

郎晓英

近了，更近了。驾车驶向这条熟悉的山路，漫山绿意扑面而来。我摇下车窗，任由山风涌入车厢，温润的风拂过周身，像久别重逢的亲人，送上热忱的拥抱。

退休之后，这座东山、这条山道，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。我自小在山间长大，对大山有着与生俱来的眷恋。走入群山，就像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，重回青涩往昔。山中草木、山间清风，是陪伴我长大的伙伴，是排解青春苦闷的良方，亦是消解工作疲惫的慰藉。如今久居市区钢筋水泥的楼宇，总盼着重返曾经工作过的东山，心底却又反复躊躇：已然退休，贸然回去，若是遇上旧日熟人，反倒不知从何说起。

思虑再三，终究抵挡不住心底的念想。我约上几位退休老友，选定一个周日，踏上这场特别的“探亲”之旅。

与东山结缘，是16年前。记得那是一个春日清晨，我揣着前往太钢东山矿采场的调令，搭乘友人的车奔赴此地。车子驶出市区，拐进涧河村。道路两侧民居层层扩建，路面被挤得狭窄难以通行。我望着窗外，满心忐忑，生怕拥堵耽搁报到。好不容易驶出村庄，路面开始颠簸，车轮扬起阵阵黄土，连绵小山缓缓映入视野。车身摇晃愈发明显，我只得紧紧攥住车内扶手。心底暗自疑惑：往后，我就要日日走这样的路吗？

时日流转，我渐渐爱上这片山峦，这条蜿蜒山路。春日，大山慢慢苏醒，草木次第铺展绿意，各色野花错落点缀其间，如同少女身着碎花长裙，随风轻轻摇曳。山鸡不时掠过路面，好似自在起舞，为山野增添几分灵动。盛夏的东山别有风姿，宛若长成的少女，温婉雅致，热烈又带着几分羞怯。她偶尔也会闹起脾气，厚重乌云是她蹙起的眉，隆隆雷声是她心底的郁愤。不妨静静等候，待一场大雨倾盆而下，所有烦闷烟消云散，山野重归安宁。雨后山林清润静谧，薄雾层层漫上山腰，群山若隐若现，好似浸在淡牛乳之中，景致动人。

秋日东山，宛如从容丰盈的妇人，在我心中最为动人。路旁枣子熟透，红彤彤挂满枝头，随手采摘，便是天然的山野滋味；树丛间的羊角奶，是刻在记忆里的零食，抽出嫩茎，剥去外皮，淡淡的清甜在舌尖漫开；林间还藏着饱满的山核桃……深秋大山捧出万般馈赠，牢牢俘获了我这个偏爱山野滋味的食客。冬日群山，则似沉静长



东山风景

者，默然伫立，静静回望过往岁月，不言不语，从容淡然。

“快到了。”同行友人轻声提醒。我暗自感慨路途变迁。自从市区建成中环路，沿着北沙河一路向东通行，相比从前，行程缩短近二十分钟，一路少有拥堵。通往太钢东山矿的道路经过改造，平坦宽阔，道路两侧绿化带绿植繁茂，把公路装点得生机盎然。

抵达往日熟悉的休憩区域，眼前景象让我怔住。这里热闹程度远超预想：有人铺开野餐垫闲谈，有人支起设备直播，还有游人围坐休憩，俨然一处天然的山野乐园。停稳车细细打量，往来人群之中，竟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。同行友人也连连感慨，竟无一人相识。半山腰远离城区，我不禁心生疑惑，这些游人如何寻到此处？

这里曾是我的隐秘桃源。尚未退休时，我常常下班途经此地，驻车停留。彼时游人稀少，独坐车内，被满山绿意环抱，静听鸟鸣、沐浴山风，一日辛劳便消散大半。此刻看着络绎不绝的来客，心底生出一丝私藏秘境被众人发现的怅然。

来到东山，必定要去看一看当年亲手栽种的树苗。它们扎根在太钢东山矿采场复垦基地。长年开采，露天采场形成不少破损坡面，为修复开采留下的创面、守护东山生态，昔日矿上全体员工轮番参与植树。挖坑、放苗、填土、浇水，看似简单的工序，亲身劳作才知艰辛，常常忙碌一整天。虽然疲惫，但望着山坡慢慢绿意萌动，想象多年之后林木参天，所有辛苦都变得值得。

家门口的演唱会

晴 月

一直想奔赴一场万人演唱会，可心里总藏着不少顾虑。远行要规划行程、抢购车票，散场之后拥堵难行，漫长归途让人望而却步。当得知岳云鹏演唱会落地太原，我当即决定带着女儿一同前往。不必千里奔波，在家门口就能赴这场欢乐之约，那份松弛与欣喜，从买到票的那一刻，便萦绕心头。

太原拥有“歌迷之城”的美名，越来越多的大型演出选择落脚汾水之畔。最让市民暖心的，莫过于细致周全的配套服务。演出当天，我们没有选择自驾，而是凭着门票登上免费公交。车厢里满是奔赴演唱会的歌迷，笑语融融，大家怀着相同的期待向着山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前行。一路上，看着街巷整洁有序，车流平稳通畅，我真切感受到一座城市迎接大型演唱会的从容。

抵达体育场外，原本预想的拥挤混乱并没有出现。执勤人员耐心引导人流，标识清晰醒目，上万名观众有序排队，缓缓通过检票口。没有人高声喧哗，大家互相礼让，队伍稳步向前。女儿小声感慨，没想到这么多人入场，依旧井然有序。一场演唱会，恰似一面镜子，照见太原市民温和有礼的素养，也彰显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底气。

整场演出欢笑声不断，看台星光闪烁。我们沉浸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之中。我并不打算过多描摹舞台之上的表演，真正触动我的，是舞台之外的一切。数万观众相聚于此，不分年龄，抛开琐碎烦恼，一同放声欢笑，轻声合唱。

夜色渐深，演出落下帷幕。散场时刻，我原本担忧短时间难以返程，场馆周边早已整齐停放数十辆免费接驳



军营里过“八一”

梁新民

年年“八一”，岁岁军魂。每至建军节，心底深处那段军营岁月，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温暖而鲜亮，历经50余年风雨，依旧不曾褪色。我与一众1969年入伍的老战友，时隔半个多世纪，依旧保持联络，每逢“八一”，彼此问候叙旧，追忆青春韶华，感念那段身着戎装、不负韶华的滚烫时光。

我们这批老兵，于1969年12月20日应征入伍。十七八岁的年纪，一身朴素军装，一腔赤诚热血，告别父老奔赴军营，把最纯粹、最热烈的青春，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军营大地。

我至今清晰记得，人生中第一次在部队过“八一”，是在浙江宁波的军营。那是我入伍后的第一个建军节，也是我此生最难忘的一个“八一”。初入军营数月，新兵的青涩尚未褪去，队列、训练、内务、作息，早已融入日常，一身戎装让懵懂少年快速成长，也让我对“军人”二字，有了最真切的体悟。

彼时的军营，节日不事奢华铺张。不同于地方热闹的节庆氛围，部队的“八一”简单、庄重。节前连队提前整理营区内务，清扫院落、规整器械、美化营房环境，每一处角落都干净整洁、井然有序。官兵们精神饱满、仪容严整，从站姿到风貌，处处彰显军人独有的纪律与风骨。

建军节当天，连队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。全员列队、整齐肃立，唱响军歌、重温使命，简单的仪式，却有着直击

人心的力量。年少的我们，站在整齐的队伍之中，望着飘扬的军旗，唱着、听着嘹亮的军歌，内心满是自豪与感动。那一刻，真切体会到何为军人的荣光，何为集体的力量。

仪式结束后，连队特意安排了文体活动，舒缓平日高强度训练的紧绷状态。军营的“八一”，有庄严，亦有温情。白天休整活动，晚上组织自编自演的文艺汇演。没有专业舞台，没有华丽道具，营房空地就是舞台。大家踊跃登台，唱歌、朗诵、表演小品，节目质朴接地气，满是军营气息。台下战友掌声阵阵，欢声笑语洒满营区，冲淡了思乡情绪，让身在异乡的我们倍感温暖。

部队对节日伙食格外用心，八一建军节是一年之中伙食最好的日子。食堂精心备餐，菜品丰富、荤素齐全，热气腾腾的饭菜，让远离家乡的新兵吃得格外温暖。一桌节日饭菜，凝聚着连队的关怀，也凝聚着战友之间最纯粹、最真挚的兄弟情。

那时候训练艰苦，日常风吹日晒、摸爬滚打，日日坚守岗位、苦练本领，从不敢松懈。可每逢“八一”，所有疲惫都悄然消散。一身戎装、一身正气，战友相伴、军营相守，简单纯粹的节日，成为青春军旅最温暖的慰藉。

时光匆匆，50余年倏忽而过。当初青涩稚嫩的少年，如今已是鬓染霜华的古稀老人。岁月改变了容颜，褪去了青涩，却从未改变根植心底的军旅情怀、军人本色。



林木高低错落、粗细相间，站在路边眺望成片林海，我已经无法分辨哪一株出自自己之手。可只要树苗顺利扎根、蓬勃生长，心底便满是欢喜。澄澈蓝天、舒卷白云、苍翠群山，便是大自然赠予我们最好的奖章。

前年，出于生态保护需要，太钢东山矿采场全面关停，不少工友奔赴各地开启新的工作。我时常猜想，他们大概也会同我一般，寻得闲暇，重返这片山林，静静凝望亲手培育的绿意。

夕阳铺洒下柔和金光，落在我们身上，提醒这场探亲之旅即将落幕。车辆沿着蜿蜒山道缓缓下行，车轮碾过路面发出沙沙声响。回望连绵群山，心中感慨丛生。16年前初来东山，山体原本植被丰茂，只是太钢露天采场持续作业，局部山体形成开采创面。这些年来，大家持续开展山体修复、荒山绿化，一代代人接续栽树养护，曾经裸露的开采坡面慢慢被草木覆盖。

经年不断的生态治理，让东山整体环境稳步向好。山间扬尘日渐减少，草木愈发繁茂，飞鸟小兽慢慢重回山林。昔日存在开采创面的山地，慢慢转变为植被丰茂、可供市民休闲漫步的近郊山林。正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，才吸引越来越多市民进山观景纳凉。一座山的悄然蜕变，藏在草木生长之间，藏在往来游人的欢声笑语里。这片青山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奋斗，如今舒展蓬勃生机，温柔拥抱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人这一生，味蕾总是格外执拗，年少时邂逅的滋味，常常会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，任凭岁月流转，始终难以淡忘。于我而言，属于夏天最标志性的味道，永远是太钢汽水。数十载暑夏更迭，周遭万物不断变化，唯独这一口清润的甜，恒久不变。

儿时每逢暑假，我们同辈6个兄弟姐妹，总会齐聚爷爷家中，整日相伴，嬉闹度日，燥热漫长的夏日，也因为一孩童的相聚变得鲜活热闹。

那个年代市面上冷饮种类寥寥无几，能够消暑解渴的选择十分有限。父亲与大爷都是太钢老职工。每到盛夏高温时节，太钢厂区会给职工发放散装消暑汽水。大家都自备厚实粗大的塑料壶前往灌装。等到傍晚下班时分，父亲提着两大壶汽水，大爷同样拎着两壶，四壶沉甸甸的饮品，裹挟着厂区内外的清凉，一路带回爷爷家。

尚未开盖，淡淡的甜香似乎就从壶口溢出来。旋开壶盖的刹那，细密气泡滋滋向上翻涌，清新柔和的果香充盈整个屋子。6个孩子早早围拢在桌边，争先恐后拿出自己的搪瓷碗等待着。汽水入碗，凉意顺着瓷壁漫到指尖，仰头饮下，清爽甘甜直入咽喉，一路驱散周身暑热。太钢汽水口感干净柔和，甜而不膩，没有繁杂的调味，简简单单，却足以抚平盛夏所有烦闷。那时的快乐格外简单，一壶散装汽水，一群相伴嬉戏的手足，便能撑起一整个暑假的欢喜。年少饮下太钢汽水，品尝到的是酷暑里难得的清凉，是兄弟姐妹相聚相伴的热闹，是无忧无虑的童真。

年岁渐长，为了生活四处奔走，我走过国内许多城市，品尝过各地富有代表性的汽水。不少城市也拥有专属本土饮品，包装精致，风味繁多，各有特色。可一次次尝试之后，心中依旧清楚，这些饮品始终无法替代记忆深处的味道。他乡的风味再好，终究缺少一份扎根故土的温情。

如今人至中年，夏日如约而来。太钢汽水早已推出瓶装产品，街边店铺随处可见，不必再等候父辈下班，从厂区费力拎回沉甸甸的塑料大壶。父亲和大爷早已退休，当年6个兄弟姐妹在爷爷家度过暑假的场景，也随着各自成家立业，渐渐难以重现。很多熟悉的画面慢慢消散在时光里，唯独对于太钢汽水的偏爱一直保留。

时光缓缓向前奔走，许多事物不断迭代更新，无数场景一去不返。但总有一种味道跨越岁月，静静等候故人相逢。太钢汽水承载着属于我们这代人独有的夏日趣事，藏着家属楼里的烟火、手足相伴的欢笑。岁岁盛夏，一口清甜依旧，这份不变的滋味，便是心底最珍贵的夏日念想。